

于刹那间领悟生命的无限

陶子

在我看来,《如梦之梦》确实是一部史诗。只是,这不是一部我们通常意味的社会史诗,而是一部关于生命的史诗。抛开8个小时的时长,明星加盟等等绚丽得有些让人疑惑的花絮,让我们直接进入《如梦之梦》的世界,进入《如梦之梦》那梦幻一般的结构中。

戏剧开场,形形色色如你我一样普通的都市人,行色匆匆地从舞台四面八方走进来,围绕着观众循环往复地行走。在一声佛铃声响后,他们开始讲一个关于“庄如梦”的故事——这个梦里套梦,梦与现实模糊不清的故事,为这部史诗营造了一种循环的氛围,也奠定了一个循环的结构。随后,从人群中走出来的医生小梅,她对于5号病人生命故事的探寻,又为这部史诗铺垫了一个逆向穿梭、纵向向前推进的时间结构。这个纵向推进的时间结构,从当下的台北切换到巴黎,又从巴黎切换到多年前的上海——只是,这条快速往纵深处倾泻的时间长河,在大开大合的时空上上演着人生的大起大落,最终,也不过是如烛光一样的瞬间,于刹那间又回到小梅拥着5号病人的病房。这个纵向,大开大合的时空,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循环。

《如梦之梦》就在这两层时空结构中同时展开,时而奔流直下,时而又回旋往复。我们就是在赖声川构造的瞬间,永恒的刹那中,感受着“如梦之梦”的人生。进入这个循环往复结构的最佳途径,就是小梅的探寻。

小梅进入5号病人的人生,构成了整部作品叙述部分的主要内容。天真的小梅在初入社会的当口,对于生命还没有那么麻木,对于人生还有着许多疑惑。出生于现代医学世家的她,在医院工作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许多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未知;不仅是5号病人的病,让现代医学束手无策;更重要的是,直接面对死亡,面对一个个刚刚还在呼吸着的人突然离去,让她有些惶惑,生命是什么?更深一步,这问题还指向自己:在生命面前,自己又是谁?就这样,我们和小梅一起,在关怀5号病人的过程中,也与5号病人一起,跨越多个时空,通过5号病人的人生,再进入到顾香兰、伯爵的人生……

5号病人的探寻是主动的,他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人生有那么多苦?为什么在买一只烤玉米的瞬间,自己的妻子就突然消失,自己的人生从此进入另一条轨道?他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他要为这一生没有缘分的苦“找个说法”。他想弄明白,为什么偏偏自己会遇到这样的苦?自己又是谁?

5号病人的旅程就是这样一个个希望能追溯到答案的旅程。在这样的旅程中,他邂逅了江红,江红是他短暂人生中的一个美丽瞬间;他经由江红进入了诺曼底的城堡,在诺曼底的城堡,在名为“看见自己”的湖泊上,他隐隐绰绰地看见了老年的伯爵——只是,他并不知道那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经由诺曼底的城堡,5号病人见到了老年的顾香兰。在顾香兰从上海到巴黎,从诺曼底又回到上海的跨越时空的人生旅程中,他进入到了一个恍惚和自己有关联的人生。他看到了顾香兰的璀璨年华,也看到了顾香兰与伯爵的互相撕扯——谁说夫妻间的“战争”不是一场真的战争呢?就如同在诺曼底的宴会上,谁说银行家老婆拿出的钢笔和高跟鞋——他们夫妇间的“战争”工具——就真的不是武器呢?他还看到了不幸的伯爵,在一场车祸后,发现自己没有受伤,然后镇定地取走自己的积蓄,从自己的这段人生中消失,远走他乡,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如戏里的吉普赛人所说,如果你的人生是个谜,你得用另一个谜来解;赖声川在《如梦之梦》里说的是,如果想看透一个人的人生,必须穿过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虽然辞世的顾香兰,在临走时对着5号病人,呼喊的是“伯爵”,但我不愿意用来世、轮回这样的概念,我更愿意说,5号病人执著地追寻“看见自己”的过程,体现的是生命的无限厚度,体现的是人生的复杂关联。比如说,5号病人消失的妻子,总会做一个相同的梦,在这个梦里她总会见到一个人从楼上跳下——而这竟然是顾香兰年轻时与王德宝的告别场景;比如说,5号病人邂逅了江红,而他跟随江红进入的巴黎的公寓,竟然是顾香兰落魄巴黎的居所;再比如,小梅对于5号病人和自己的关心,最开始只不过是

■关注

一场长达8小时的舞台演出,一个360度环绕式的观演空间,一次创作者10年人生感悟的积累,一部被称为“史诗”的舞台力作,赖声川的《如梦之梦》在吸引了众多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为了要面对生命突然逝去的震惊,而在一次次蜡烛点燃、熄灭的过程中,在随着这蜡烛燃灭而展开的一段段的生命旅程中,5号病人的故事,不也让她对生命、对自己有了更多的理解吗?

这个经由小梅开启的5号病人的生命故事,最后回到了小梅泪流满面地拥抱着5号病人离开人世。这大开大合的生命故事,终究又是一个循环,回到了故事之初。《如梦之梦》的循环结构,在舞台上最好的体现,就是行走,就是演员们围绕着莲花池的循环行走。

赖声川为《如梦之梦》设计的行走,既是舞台的形式,也是舞台的内容。在舞台上,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在戏的不同阶段,都在围绕着莲花池的圆环上行走。在开场的刹那,在舞台上纷纷行走的人群中,我看到的是那些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的人突然速度加快紧跑两步,有的人忽然慢下来,有的人停了下来……如这些行走在环形步道上的人一样,我们的人生就如同在行走,而且是行走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圆环之上。

行走的舞台造型,把人生经验的轨道落在舞台的表现中,成为一种独特的舞台隐喻。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行走着;我们怎么知道,有另外一个在自己轨道上行走的人,走着走着,他就会走到我的轨道上来?我们怎么知道,会在哪个时刻走进来,又会在什么时间走回自己的轨道,不再和我的轨道有交集?比如,5号病人怎么能想到,在排队等着看电影的行走中,结识了妻子;而在另一时空排队看电影的行列中,他的妻子就无声无息地在行走的人群中消失了?比如,在天香阁享受着与王德宝爱情的顾香兰,怎么正在圆环上行走的伯爵,很快就会彻底改变她的生活?再比如,顾香兰在巴黎艰难度日的时候,年轻时痴迷顾香兰的王德宝一直在舞台上绕着圈默默地行走。他与顾香兰不在一个轨道行走,但顾

香兰怎么会知道,终于有一天,王德宝又走进了她在巴黎的小阁楼?

在舞台表现上,赖声川以行走的人,脚步,以及小梅吐纳的呼吸等等要素,以肉身的戏剧,挑战了3D时代的电影技术,创造了比3D还要震撼的效果。“如梦之梦”,创造性地用戏剧这样一种即时的、当下的、真实的没有任何特技空间的艺术形式,营造了那让人无比震撼的梦境。5号病人妻子的梦境,也是在行走中进行的;她在行走中忽然发现所有人的步调和她是不一致的——赖声川就用这种步调创造了舞台上的超现实感,创造了舞台上的梦境。同样精彩的还有江红所做的关于煎蛋的梦。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到了巴黎,江红刚到巴黎的一段时间总是起床给自己做一份西式早餐——而有一天早晨,就在鸡蛋落入锅中的瞬间,她忽然发现自己又回到床上!“煎蛋——回到床上”的动作重复了7次,每一次的重复,在叙述者的叙述中,舞台上就多了一位煎蛋的江红;而每一次动作的停顿,煎蛋的江红就会在瞬间换成另外一个人!这个神秘的梦,隐喻的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一刻、某一处境会突然卡住的情况;而营造这个梦,赖声川不用任何“蒙太奇”,不用任何剪辑,也没有任何特技,就用这种极为朴素的表演,展现了剧场艺术所能释放出的神奇。

我不否认《如梦之梦》需要讨论的地方有很多,其结构也许有些太复杂,但《如梦之梦》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并不是一定要剖析其结构,也不是分析其精彩的舞台手法。重要的,也许是在我们这个缺失信仰的社会,无数如小梅那样的年轻人,那些对于生命有所疑问、对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所疑问的年轻人,在这里,能感知到人生的关联,领悟到生命的厚度。或许,他们会因而对此在的人生多些约束,对于他人的人生多些关心——就如同结尾处,小梅紧紧拥抱着5号病人,在他临走的时候给了他最深的慰藉。

看完『如梦』,一个神话破灭了

赵志勇

近日最抢眼的演出无疑是《如梦之梦》。从来少有人得见,却在戏剧圈里流传了10年的口碑;长达8小时的演出时间,为了演出彻底改造一遍的剧场空间;还有那么“全球仅3000VIP入围观赏过的史诗级话剧,你能否像其他全球顶级精英一样成为下一位入选者?”这种让普通观众爱恨交织、欲罢不能的广告词……总之,在喧嚣的戏剧市场里,《如梦之梦》绝对是个吸力超强的漩涡,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不由自主随之而去。

跟着注意力被吸走的,还有钱袋里的银子。最贵票价2013元,全本看下来4026元。不光贵,卖得还火。笔者直到演出前几天,才费尽周折弄到一套半场380元全本760元的票,这是中档价位里的最低价,舞台表演只能看见半拉。不知道买280、180和60元学生体验票的观众还能看见什么。看完戏已晚上11点多,手机上有条短信。一位没买到票的朋友艳羡地问:“怎么样,很贵很爽是不是?”一时情绪“恶劣”,索性发微博广告之:“花了8个小时和很多钱,看了个电视肥皂剧般絮絮叨叨的《如梦之梦》,心疼我的银子和时间”。

电视肥皂剧般絮絮叨叨,这就是我对《如梦之梦》的评价。先莫提什么史诗性巨作、革命性实验,有哪一出史诗巨作会把长三堂子里那点打情骂俏,迎来送往足足演上105分钟?更可气的是,铁定要泡花魁的富翁跑了三趟,剧情一点进展没有。直到45分钟后,导演才让他喝上花魁递来的一杯茶。之后一个小时,俩人缠绵恩爱,生死离别。我斗胆揣测导演大概是民国粉老上海粉张爱玲粉一人都占全了,想把长三堂子里的风情旖旎做足。可是,别只顾着秀旗袍和把玩堂子里美女的腔调,也得考虑下观众对剧情节奏的基本心理需求吧。

诚然,长三堂子是过于极端了。平心而论,开场故事展开的方式是颇有张力、令人期待的;从台北到巴黎到诺曼底的时空转换,叙事诗意盎然;结尾处,三张病床并置一排,各人在自己的爱恨纠缠与前世今生里面对生死,气氛做得足。人世的沧桑轮回,算是说明白了。然后呢?一出8小时的戏,空间连接着上海——法国——台北,时间跨越差不多一个世纪。而所有的故事不外乎几个旷男怨女的嗔痴怨悔,跟宏大叙事全无关系的闺情怨怨,怎么就能僭称史诗?

说“如梦”的主题琐碎小气,估计有人会不忿。庄生梦蝶的意趣和生死轮回的玄思,难道不够宏大?中国人的审美是讲含蓄的。一帧山水册页几句绝句律诗,禅意佛理尽在其间。哪怕是参透轮回生死,也不过沾花微笑,悲欣交集而已。佛点器物不厌其烦地罗列夸耀;旗袍美女烟视媚行,脱衣到只剩内衣从观众席里袅袅而过,怕更像拜物窥淫,而无关玄思哲理。至于几段剧情,长三堂子让人依稀看见《海上花列传》,前卫艺术家的放荡不羁似乎勾连着《午夜巴黎》。一同看戏的朋友提醒我,用做梦扭曲时间什么的,像极伊藤润二的诡谲动漫。某知名评论家说“如梦”像《云图》。问题是,《云图》那么复杂的故事,两个多小时也讲完了,而《如梦之梦》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出戏看完了,大家都在讨论它像什么,那它的独特之处又是什么?

比起在舞台上看到的种种,戏里戏外的段子似乎更提神。上演没几天,微博上便出现了“玉米”制作的《如梦之梦李宇春舞台调度图解》。不仅详细标出重头戏份的坐标——哭戏在这儿,呆萌在这儿,炸毛在这儿,相亲在这儿,打电话逃避相亲在这儿……就连路打酱油都——定位,以便粉丝作观剧造座指南之用。看到这个,相信所有人的反应跟该评论人一样:给玉米“跪”了。诚然,李宇春和胡歌两个明星表演水准很专业,不乏精彩之处。粉丝们也很配合,整个8小时里算是很安静。可我能说看“如梦”最大的收获,是见识了粉丝和明星之间还有一种不同于演唱会和选秀现场的互动方式吗?《如梦之梦》,这是我进戏剧学院第一天就开始听人跟我念叨的戏啊。

看完“如梦”,一个神话破灭了。2013年的《如梦之梦》,权当只是沉舟侧畔,随波流过的帆吧。病树前头,期待未来看到一部真正当得起“史诗巨作”之誉的华语戏剧作品。

赖声川的“桃花源”还那么纯粹吗

胡志峰



探究。反过来,对于现实的关注,往往用隐喻的手法来展示主题。对海峡两岸的生存境遇的关注,体现在对台湾世俗社会的情爱婚姻的关注,对海峡两岸历史的集体记忆,对台湾政治的冷嘲暗讽。这种人类永恒主题的追求和关注台湾现实的结合,也同时映照了艺术上的多样性、多元化,甚至跨文化追求。具体说,这些与其喜爱的巴赫音乐的多层次、日本能剧和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混杂、欧洲的平民戏剧理念与对演员主体性关注的即兴思想、东方相声艺术与西方手法的交叠都紧密关联,并表现为戏剧时空的并置、戏剧语言多声部的并置、悲喜融合现象、集体即兴创作、相声剧的演变发展。

比起“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树”的形象可能更适合表述赖声川戏剧的中西方关系。作为戏剧思想和理念的“树根”,是东方(禅佛)哲学;作为艺术加工的主体方法和手段的“树干”,是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作为成品的“树冠”,“树叶”与“果实”都很缤纷,有东方的艺术表现形式、台湾的现实与历史,也有西方的隐喻与荒诞。从这个意义上讲,赖声川创作的价值,恰恰就在于经历了东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历练之后就于西体中用,并回到文化母题,超越世界与民族、全球与本土的简单对立,走向了一种融会贯通。通过集体即兴创作,汲取个体经验,进行普遍精神的上升,从而透露出背后的关于人类与人生的哲学性思考;在相声剧的创作中,将东方文化作为一种显性的经验;在跨文化戏剧的喜剧交流中,用含着泪的哭,作为与观众和世界交流的态度;并且尝试将东方的艺术形式,与哲学思考拼合,借助现代性和后现

代的手法,在台湾本土、大陆异乡和西方他乡的领域中,进入个体的精神与心灵世界,从而提炼出集体无意识的精髓、凝练的意象和深邃的母题。

赖声川戏剧经历了近30年的创作,前期阶段作品中所蕴含的知识分子启蒙意识,在当代戏剧界难能可贵。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戏剧创作、演出和运营等诸多环节。尽管表演工作坊相对成熟的创作和运营机制,将创作和市场进行了有机地相对隔绝,但从近几年的市场演出来看,这种隔绝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了一定商业化的倾向,表现为大量戏剧作品在启蒙、人文、人性、灵魂拷问上欠缺,却在娱乐性、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赖声川戏剧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台北市世俗的霓虹灯,对各种娱乐明星、笑星谱量加以特意选择,以娱乐性提高了喜剧部分的搞笑、诙谐、幽默,甚至玩笑不羁,从而导致悲喜之间的平衡失调。这种失调直接影响到戏剧的观演效果,禁不住让人质疑,话剧在商业化时代的发展,意欲何为?戏剧应该是小撮观众和戏剧创作者的相互“欣赏”,还是要和大众走在一起制造消费文化,还是将自己束之高阁保持所谓阳春白雪,亦或是其他?尽管现在戏剧受众的分众,造成了戏剧文化的多样性和戏剧良性发展的艰难性,然而一旦戏剧被市场所凌驾,戏剧艺术即便绑上了高额的票价、堂皇的剧场、丰富的回报,在她出发之后,到底能够走多远,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今,面对《如梦之梦》的高票价,我想给予赖声川集体即兴创作方法的雪芸,

想到了赖声川在美国读书时,第一次去欧洲跟随雪芸看戏,看到阿姆斯特丹街头、社区、草地上的剧团人集体即兴创作的情景。那时候的赖声川感知到了一种感动的力量。现在,对于台下看戏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感动的力量还在吗?如果还在,它是来源于偶像李宇春的卖力表演,还是戏剧在殿堂之上对于人生的慨叹?然而真正能消费得起这种戏剧的观众,是真爱戏剧,还是愿意以此作为教育,去领略一个梦境套着另外一个梦境的追梦之旅,还是为了赖声川戏剧、赖声川本人的嘘头,我们不得而知。赖声川30年的戏剧创作道路,恍如舞台一梦,那么最初的集体即兴的感动,和当下在市场和商业的裹挟下的艺术感动,是不是也同样具有一种反讽的味道?

相比较以往中国传统戏剧和现代戏剧的经验,赖声川戏剧中很少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人物个性,多是观念先行的人物故事背景。从纯粹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来,赖声川戏剧创作的步伐稍显缓慢,尤其是在大陆的展演,大多是将以往的戏剧进行重新编排、更新,加上商业包装,在全国各地巡演,频繁的多地演出,让赖声川和表演工作坊的演员,与台湾、台北那个母体有渐行渐远的倾向。他们很少能够如二三十年前,安静地观察社会、吮吸母乳乳汁、焕发崭新的生活气息。创作源头的丰富与否,定会影响艺术的生产。

在跨文化戏剧交流中,在商业社会潮涌般的包围下,身在东西方交汇融合处的赖声川开创新的戏剧探索历历在目。若要继续“桃花源”的理想之梦,要调整的倾向,要警惕的陷阱还有太多。我们还能看到像“桃花源”那样的纯粹、纯净和纯真吗?

黄梅戏《半个月亮》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由安庆大家文化传播公司和安庆黄梅戏艺术剧院联手打造的大型现代黄梅戏《半个月亮》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讲述了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在江南古镇唐村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日本大佐渡边偶然间与莲花姑娘唱得一首“让人心碎的送郎歌”,这使他突然想起了8年前他的妻子千惠送别时为他唱的《送郎歌》,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他妻子的歌声,因为千惠已经在盟军对日本的轰炸中丧生。这个在战争中早已丧失了人性的恶魔,在他行将灭亡之际,希望《送郎歌》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不曾想,他面对的是一个外表柔弱但内心却十分刚烈的江南女子,她的《送郎歌》只唱给了他的哥哥一个人听。于是,整个剧情就围绕着“唱”和“不唱”戏剧性地展开了。当莲花得知山哥哥在抗日战斗中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她悲痛欲绝,仰望长空,为山哥哥的在天之灵深情地唱起了那一首《送郎歌》。然而此时的渡边已由“想听”转为“怕听”。正是这首痴绝的《送郎歌》,使渡边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侵略者,在日本帝国投降之际,经历了一场心灵的绞杀,最终加速了他的灭亡。导演王晓鹰力图通过该剧传达出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生命力:“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实就是这个民族的生命传统。如果有一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再认同、不再持有、不再依赖甚至不再了解,我们才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该剧由作家潘军任文学策划,青年剧作家余青峰编剧,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新“五朵金花”王琴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分别出演莲花和大佐渡边。(徽文)

